

Ku — K l u x — K l a n



● [美] 斯泰森·肯尼迪著
吴土鲁纯译

魔窟

——三K党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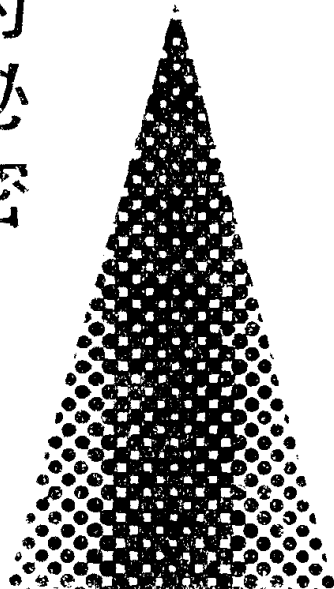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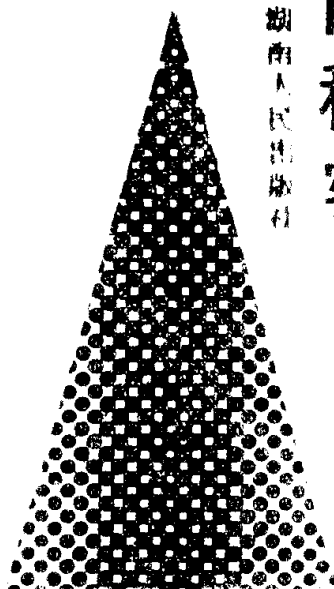


苏·斯金森·肯尼迪著

三K党

魔窟——三K党的秘密

湖南人民出版社



魔窟——三 K 党的秘密

〔苏〕斯泰森·肯尼迪 著

吴 士、吕 木 译

责任编辑：梅良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27000

印数：1——45500

ISBN 7—217—00101—3/I·40

统一书号：10109·2107 定价：2.15元

新书目：87—31

目 录

第一章	紧急召唤	1
第二章	为什么我加入三K党	11
第三章	在仇恨的祭坛前	36
第四章	支部的仪式	59
第五章	反三K党行动	87
第六章	我打入了三K党的惩罚队	115
第七章	骑士们落马	129
第八章	三K党少年罪犯分部	146
第九章	一伙疯子	158
第十章	新的丹尼尔	176
第十一章	炸药	183
第十二章	佐治亚的黑帮政变	199
第十三章	暴徒在法庭上	215
第十四章	三K党受到的新打击	229
第十五章	梅肯大会	257
第十六章	白宫里的三K党	272
第十七章	迈阿密的恐怖	292
第十八章	佛罗里达谋杀案	312
第十九章	对侦查员的侦查	326
第二十章	火!	351

第一章

紧急召唤

我颤抖了一下，便醒了。我的一只手本能地伸到枕头下面去摸手枪。只是摸到了冰冷的金属时我才安下心来。这时我明白了，把我惊醒的是铃声。天色还很黑。起初我以为，是闹钟响早了。我暗自骂了一句，拉开了灯。是半夜两点钟。这时我才发现，铃声不再响了，我意识到，这是电话铃声。

“真倒霉，”我想。但是我知道，要是我不去接电话，我就要倒更大的霉，因此我从床上爬起来，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到走廊里去，摘下了电话听筒。

“你是谁？”话筒里问。我听出了这声音，声音象中速转动的混凝土搅拌机发出的轰隆声。这是卡特的声音，他是三K党“骑士俱乐部”这个伪装的行刑队的“总刽子手”。

“约翰·皮尔金斯，”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为了收集三K党的罪证，我作为密探加入了三K党，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改用了这个名字。

“你的号码，皮尔金斯？”电话里紧接着问。

“七十三，”我回答了我的“骑士俱乐部”党证的号码。

“白……”卡特说了三K党当时的口令的前一半。

“人，”我说了答语。

“出生地？”

“美国。”

卡特相信了我确实是“党员兄弟”和“骑士”，才停止进一步盘问，我们骑士们在电话里谈话时常常这样盘问。

“我是清水，”他傲慢地报了自己的外号，都知道他是我们的首长。“这是紧急召唤！记住你的随时准备响应召唤的誓言！是紧急召唤！带上你的长袍，作好充分准备，到黑岩去。”

这时我完全清醒了，便紧张地思考起来。当卡特说“作好充分准备到黑岩去”时，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必须随身携带一件我所拥有的杀人武器。黑岩是亚特兰大巴克海特区郊外的秘密名称，是许多骑士集合点之一。有人——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或工会会员——今天夜里将遭到三K党徒们的毒打或更坏的遭遇。也许，是请我去参加自己的葬礼？每当我参加三K党的任何行动时，这都是可能发生的。我能及时打电话给佐治亚州的副检察长丹·杜克吗？他是领导我的反三K党活动的。能阻止预定的殴打或私刑吗？

“你听我说，清水，”我低声说，“我刚刚患了重感冒，我想，今天夜里我不能为你们效劳了。”

“三K党人！”卡特厉声说。“你了解誓词不比我差。我知道，你没有躺倒在床上。又没有别的理由。你必须来！”我听到，他吧嗒一声挂上了话筒。

我自己也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不响应召唤，我就会被驱逐出三K党“无形帝国”的“臣民”行列。当邮局寄来“紧急召唤”时，小卡片上总是用红颜色印着一句话：“在这件事情上不要欺骗我们！”落款是“遵帝国马格^①陛下之命”。

“骑士俱乐部”是三K党的“军事部”，它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帝国马格”或者叫“大龙头”的赞同的。三K党徒们不仅要宣誓绝对服从三K党组织的命令，而且要发誓迫使任何破坏誓词的“兄弟会”会员服从。我曾见到，一个宁愿受惩罚而不愿被开除的“破坏者”被迫赤身露体跑过手持皮鞭的三K党徒们的行列。我丝毫不想处于他的地位。

我迅速地拨了杜克的直通电话的号码。为了向怀有敌对情绪的电话公司保守我们反三K党行动的秘密，杜克在自己家里安装了直通电话。杜克这时出城执行公务去了，在话筒里听到他的无精打彩的声音之前，我非常着急。我简单地把得到“紧急召唤”的情况告诉了他。

“您知道他们这次去迫害谁吗？”杜克问。

“一点也不知道，”我回答。

“那好吧，我尽力及时派我的人到巴克海特去，”杜克说。“如果您有可能再给我打电话，不要引起任何怀疑，如果您得知什么情况，打电话来。”

“好的，”我回答。“看来，我该走了，在这种事情上迟到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① “马格”原意为魔术师，术士。

过了几分钟，我口袋里揣着手枪，汽车座位下藏着黑色长袍，奔驰在城里空荡荡的大街上。

驶近巴克海特时，我看到其他骑士们的汽车已先我而到。他们照教我们做的那样，前一辆汽车和后一辆隔开一段距离，以免引起怀疑。

汽车继续不断向十字路口驶来，我明白了，我没有最后到达的危险了。“很想知道，”我想，“杜克的人到这里来了吗？”

我们的全部反三K党行动是这样冒险，以致杜克甚至不敢在佐治亚州司法部仔细挑选出来的密探们面前公开我的身份，我也不认识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三K党深深地打入了所有司法机关，因此为了保证不致遭到失败，我的经费都是从特别款项中领取的。

我把汽车停在一条黑暗的胡同里，绕行到一座已被废弃的戏院后面的停车场，这里是我们的集合地点。我数了一下，集合起来的约有四十名骑士。每人手里拿着藏在一只小箱子里的长袍。（大龙头按每只十元的价格出售这些小箱子，捞到不小的利润。）有人把长袍放在纸口袋里，有人则只是用报纸卷起来。

骑士们吸着烟，小声交谈着，等待卡特发出袭击的命令。卡特自己按名单检查到来的人数。最后，他确信，所有三十七名应召而来的、按照只有卡特本人知道的条件挑选出来的骑士都已到达，便举起一只手，发出集合到他身旁的信号，说：

“嗯，情况不错。你们都按时到达，应该受到嘉奖。现在

散开，一个一个到‘伍因戈’小吃店去。随身携带长袍，但先别穿上。注意观察，有没有人监视你们。”

“伍因戈”小吃店是亚特兰大东城区的一家专门供应煎牛排的商店。它通宵营业。我们骑士们在这里每月集会一次，晚上到这里来吃煎牛排，喝玉米威士忌。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要在夜里两点半钟派我们到这里来。我闪过一个想法：看来，卡特十分卑劣，要报复黑人厨师，在我们最近一次光顾小吃店时他得知我们是三K党党徒时，拒绝为我们做煎牛排。

我决定在去“伍因戈”的途中给杜克打电话，便慢慢地开动汽车，在拐过街角前没有开亮头灯。我调整了瞭望镜，向后看看，有没有人跟踪我。我正想松一口气休息一下的时候，发现后面行驶着一辆熄灭了灯的汽车。这是谁：是杜克的人还是监视我的骑士兄弟？汽车离我相当远，我无法判断。

我试着把车开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是快也好，慢也好，都没有用。最后我终于把跟踪我的汽车甩开了好大一段距离。冲到拐角上，我差一点拐不过弯去。我熄灭了灯和发动机，利用惯性滑行到黑暗的林荫道的深处，林荫道通向一座房子。狗马上吠叫起来。我清楚地想象出，如果房子里开灯，会发生什么事……

我甩开了那辆尾随我的汽车以后，仿佛过了很长时间，但是它又从拐角后面出现了。我屏息静气，等待他们发现并拦阻我。那辆汽车吼叫着飞驰在街道上，在拐角上停了一会儿，很快就消失在尘烟中。

狗的叫声越来越大，我想，我摆脱了追踪者，却又要受到房子愤怒的主人的责骂。我同时按了启动器和油门。发动机吼叫起来，房子里的灯亮了。但是我只用了几秒钟就从后面绕到街上，冲向一家夜间药房，在这里我可以打电话。

遭到监视使我很焦急，主要有如下的考虑：如果追踪我的人 是骑士，那么这就是说，他们怀疑我就是三K党竭力要找到的那个“奸细”。此外，这也妨碍我向杜克报告新的集合点在“伍因戈”小吃店，他的人是不会自己到那里去的。

在确定打电话没有危险以前，我在药房四周转了二圈。走进药房时，我确信相邻的电话室里没有人。杜克告诉我，他的人刚刚报告他，他们未能盯住从巴克海特起就跟踪的那辆汽车。这辆汽车不让他们接近它，跑了，因此他们不能说明这辆汽车的牌号。

“您给我打了电话，这很好！”杜克说。“过五分钟他们还要给我打电话，我派他们到‘伍因戈’去。”

谈完后，没有看到任何追踪的迹象，我就赶快到“伍因戈”去，竭力弥补耽误的时间。所有骑士都已在我们通常集合的一个房间里了。卡特站在门口。

“穿上长袍，不用戴面具！”他命令。

“弟兄们”坐在由几张小饭桌拼起来的长桌旁。大多数人要了小灌肠，卡特摆上半打廉价的威士忌，作为对“忠诚”的犒赏。即使没有戴面具，他们也都面目狰狞。我最后一个到达。卡特在首席上坐下，立刻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有谁受到了监视？”

“有，”我马上回答。“一辆灭了头灯、塞满了杜克的人的汽车跟踪着我，在我甩掉他们以前，我只好兜圈子，因此我迟到了。毫无疑问，这个该死的奸细还在活动。”

卡特眨巴着眼睛，望着我。

“你相信你已甩掉了他们吗？”最后他问。

“完全相信！”

“还有谁受到了监视？”卡特环视了一下房间问。

“有。他们也想截住我，”一个名叫纳坦·琼斯的骑士说，“但是我还是摆脱了他们。有人应该赔偿我耗费的汽油钱。”

弟兄们听了这句话都笑了，但是卡特马上打断了他们。

“没有什么可笑的！”他大声说。“我们抓了这么久的犹大^①现在就坐在这张桌子旁。我终于知道了他是谁！因此现在在我才召集你们来，设法逮住他，并决定叛徒应该受到什么惩罚！”

是一个寒冷的一月之夜，然而我满身是汗。

“说出该死的卑鄙家伙的名字来！”骑士们喊叫起来，我也附和他們，尽我所能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

“别着急，”卡特阴郁地微笑着说。他玩弄着猫捉老鼠的把戏，凝视着每一个在场的人的脸。有一个短暂的瞬间，我想向门口冲出去。门关闭着，但是我知道，另一边没有人把守。然而我闪过一个想法，卡特可能把门锁上了。我估量，如果我能够用手枪把他们吓唬住，我冲出房间的机会有多大。

① 据圣经传说，犹大是耶稣的门徒，出卖了耶稣，后成为见利忘义的叛徒的同义词。

机会是不大的，当我看到卡特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下面时，我决定泰然自若地坐着，等待事态发展。

“我给你们大伙儿说过，要你们作好充分准备来，”卡特说，“我们来看一看，你们能用什么动手工作！”

他从长袍下面拿出特殊型式的四十五毫米警察手枪，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骑士们都学他的样，咒骂着，喊叫着，要求让他们赶快动用手枪。很快桌子上堆满了手枪、弹簧刀——“专杀黑鬼的家伙”、短锤、铁拳头和皮鞭，皮鞭是用从锯木机传动带上截下的皮带做成的，绑在锯下的全球棍把上。我断定，现在已没有任何冲出去的可能。

“我们都准备好了！”一个弟兄喊道。“赶快说出叛徒的名字来！”

但卡特只是微笑着。他的四周发出狂暴的嗥叫声，就象一群嗜血成性的猎狗，追逐着自己的猎物，预感到将把它撕成碎片的快乐，咬牙切齿地发出嗥叫声。

卡特继续微笑着，观察着。

“我们怎么处治告密者？”有人喊道。

“你们都知道惩罚的办法，”卡特回答，“由弟兄亲自杀死，杀死！……”他援引我们在加入三K党时宣誓的誓词。按照誓词，如果我们泄露三K党的秘密，我们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把他带到森林里去，把他的生殖器钉在树干上，放火烧树。然后给他一把小刀，对他说：‘你自己割或者烧！’”一个狂热分子喊叫说。

还提出了其他建议，一个比一个残忍。我自己也想提出

某一种建议来(不过不是很坚决)。喧哗声越来越大。

卡特不时火上加油。

“在我们把叛徒逼入绝境之前，我们已等待了很久，”他说，“现在，你们之中凡是缴纳了党费的人都可以任意处置他。我要先让他站在三K党的祭坛前，慢慢收拾他，然后砍下他的手！”

“您不认为我们应该先剥夺他的无形帝国的国籍吗？”一个忠于党章的人问。履行开除的手续一般要举行冗长的仪式，仪式模仿法庭，以象征性的被开除兄弟的“葬礼”结束。

“当我们处置他的时候，已不需要开除他了，”卡特阴郁地说。他还在观察在场的人，但是现在他已不再微笑了。

突然我明白了，卡特在欺骗我们，他并不知道，谁确实是“叛徒”。我差一点笑起来，但是幸而我忍住了笑，因为卡特是很聪明的，能正确地看出这时微笑的原因。我在心里骂我自己，我没有估计到卡特可能设置陷阱，希望有人企图逃命而跌入陷阱。我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又附和到大喊大叫的合唱中去，但喊叫的劲头更大了。

最后，卡特不能再愚弄我们了，他站起来。

“党员兄弟们和卑鄙的叛徒！”他恶狠狠地说。“很遗憾，我使你们失望了。我们只好把惩罚再推迟一些时间。我不知道，你们之中谁是叛徒。我曾指望，如果今天让他自由行动，那么他想溜走，就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绞索。可惜，我的意图未能实现。我不明白，谁知道惩罚的办法而敢于叛卖三K党！但是我们至少已把可疑者的数目缩小到现在坐在这个

房间里的三十七人。我们追踪着叛徒，离他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现在他就在这里，否则我们是不会被监视的。我们的侦察队是亚特兰大最优秀的警察密探组成的。我们一定能逮住他！

“我要感谢你们大家，因为你们今天很快就集合起来了。我们有许多光荣的事情要做，一消灭这个坏蛋，我们就立刻干。现在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手被捆住了。抓住他，我答应你们，我们要用火炬十字架照亮天空！我们将每天夜里都有事干！

“现在脱下你们的长袍，回家去吧。如果你们之中有人被杜克的人截住，请记住骑士的义务：随时准备响应召唤，但是也要会动脑筋，要善于沉默。闭上你们的嘴，杜克的人就不能拘捕你们了……解散！”

骑士们急忙向剩下的威士忌猛扑过去，同时继续大声咒骂着，但是没有提出惩罚“叛徒”的任何新建议。喝完了威士忌，大伙儿就散开了。

我还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样高兴地“散开”。

第二章

为什么我加入三K党

这一夜剩下的时间我没有睡着。我躺在床上，想着促使我加入三K党、使我的处境如此危险的那些事件……

我回想起，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在小贮藏室发现了我叔叔布雷迪·皮尔金斯的白色长袍和面具，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三K党。我把风帽套在我的头上，通过瞭望孔看东西，没有想到我成年后会长期隐藏在三K党的面具下。

“贮藏室里的白色长袍是什么东西？这是你圣诞节期穿的鬼怪衣服吗？”那天晚上布雷迪叔叔回家后我问他。

“不是，孩子，”他回答，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使他大为震惊和恼怒。“有些成年男人是我们叫做‘三K党’的俱乐部的成员，当我们去吓唬或去惩罚那些坏人，使他们好好做人的时候，我们就穿上这种长袍。”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家里的人第一次带我去看三K党的游行。我们站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中央大街的人行道上，这时三K党员们都到了，领导游行队伍的是

两个穿着白色长袍的骑手。他们的马也都披着白色的盖布，头上戴着面具。这些人很象我的历史书上画的中世纪骑士，骑在马上手持长矛向前冲去。一个三K党骑士手持燃烧着的十字架，另一个骑士用号角吹出低沉哀怨的声音。

在十字街头，两个骑手把缰绳使劲一拉，两匹马直立起来，尖厉的嘶叫声震动了整条街道。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场面，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在三K党员们六人一排走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注视着他们的长袍下面露出来的脚。

“这是他，这是布雷迪叔叔！”我看出了叔叔的带钩的旧式皮鞋，喊叫起来。

“嘘……嘘……”母亲拉拉我，同时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听到了我的喊声。

“他们都到哪儿去呀？”当最后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走过去时，我问。

“噢，可能是到黑人区去吓唬黑人，”母亲回答。

当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恶意的。我想，大人是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举行这种规模盛大的圣诞节游戏。是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才使我改变了我对三K党的看法，使我终于走上了加入该党的道路。我加入三K党是想从内部毁灭它……

有一次我和我们家的黑人女仆弗洛伦斯去坐电车。弗洛伦斯是一个好女人，约二十五岁，她早已在我们家做工了。从我出生之日起，她就照看我，给我洗澡，喂我饭食。我和

她一起度过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人多，当然，我很喜欢他。

我看到，弗洛给电车司机半美元的钱币，可是他给她的是二十五分的找头。

“我给你的是五十分，先生，”弗洛很有礼貌地说。

“这是二十五分，”司机毫不客气地说。

“不是，先生，那是半元，”弗洛坚持说。

“我让你瞧瞧，把白人叫做骗子会怎么样，你这个黑鬼！”他吼叫起来。

电车司机操起他驾驶电车的沉重的铁把手，举起来，对准弗洛的头部打去。她躲开了，能致人死命的一击打偏了，打破了弗洛头额的皮肤。伤口涌出了鲜血。司机骂骂咧咧，把我们赶出了车厢。弗洛拉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向我们家走去。我的母亲领她到医院去，给她缝合了伤口。

这一事件以后过了约一星期，弗洛没有来。中午我母亲决定到她家去一趟，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跟她一起去了。我们看到弗洛躺在床上，因疼痛而呻吟着。

“发生了什么事，弗洛？”我的母亲问。

“昨天晚上三K党人打我，”弗洛呻吟着说。

“三K党人？为什么打？”

“就是那个电车司机唆使他们打我的。他们打我的时候，我一直问，我做了什么错事……最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我侮辱了白人。”

“他们是用什么打你的，是用鞭子吗？”

“不是，夫人，他们打我用的是厚实的皮带。这太可怕